

庆祝第34个教师节

特教老师

侯玉娇

和她的32年光阴

株洲日报记者 戚建梅 通讯员 王亚



侯玉娇和她的学生们在一起。 戚建梅 王亚 供图



他们的终身发展都要操心

“双休日活动”让学生收心了，侯玉娇也借此摸索出两门特色课程——剪纸和丝网花。侯玉娇的剪纸和丝网花教材编辑科学，设计精美，足以拿来和正规出版的教材媲美。丝网花需要的工具、材料、装饰、包网片、做花蕊、组装花朵、包装等等各种技法，以及作品的设计制作及呈现，都是她带领团队一年一年实践，一点一点积累经验，再逐步编辑成书。如今，依年级、依学期、依单元，侯玉娇团队一年一度出版剪纸、丝网花教材，并免费发放给全市特殊教育学校。侯玉娇说，剪纸和丝网花教材的编写，让她在业余时间学到了很多新知识，也让她在业余时间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。侯玉娇说，剪纸和丝网花教材的编写，让她在业余时间学到了很多新知识，也让她在业余时间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。

“双休日活动”开展是在2000年初，那时学校青年教师多，侯玉娇就在年轻教师中招募志愿者，组建语言发展、茶艺、唱歌、书法、美术、生活指导等多个小组。志愿者老师轮流在周末带领学生参加活动，老师们精心设计每次活动，并自制了大量道具。新鲜、好玩又有意义的活动，转移了学生的注意力。

她还利用双休日与市内普通学校联谊，兄弟学校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地每周轮流参与听障学生共同活动，也活跃了听障学生的生活氛围。她还组织学生到敬老院为老人搞卫生、表演节目、理发、缝补衣物，到社区进行文艺汇演、清理垃圾，通过这些活动，不少学生与外界有了不少信息往来，眼界宽了，心也宽了。

当时，校园的旁边有一块荒地，侯玉娇就去找村委会把地“借”了过来，组织孩子们一起种菜。他们分块负责，挖土、施肥、播种、育苗，在收获瓜果蔬菜的同时，也收获喜悦的心情。

侯玉娇说，双休日活动的开展，让学生受益匪浅，但也因受到条件的限制，活动终究难以持久。如郊外的土地有回收的时候，由他人每周长期义务带学生活动，也难以坚持，且学生等处在被动地位。从2002年开始，侯玉娇把视线聚焦到学生自身。

学期初先根据实际，定下10至14个活动小组，每项活动由一名学生负责。指导老师会对活动组进行方向性指导，与负责同学共同商定活动形式，并要求写出活动计划，领取活动考勤表。活动中，要求按时做好考勤表，定期召开负责同学会议，及时把活动进展、遇到的问题、取得的成果、存在的不足等，向指导老师汇报，并由指导老师记录在案。每两周活动结束后，还进行阶段性考评和总结，并将学生在活动中的作品分组展览，让全体老师和家长欣赏，增强学生对双休日活动的兴趣，并提升自信。

侯玉娇做过社会调查，听障人就业大多靠家人亲友“帮衬”，就业后也很难与正常人进行良好交流，很多时候还避免受到各种歧视。她在学生中间了解就业需求、家长意见，再依据情况有针对性搜集就业信息，然后寻求各种渠道与企业联系。

侯玉娇有一种特有的职业敏感性，做什么，就关注什么。2008年，侯玉娇从报纸上看到醴陵轻工技校成立了陶器相关专业，她立刻联想到学校绘画特长的学生相关，完全可以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开设相关专业，以便未来学生就业。

她立马带上两份与残疾人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跑去了醴陵。她通过熟人直接找到了时任学校党委书记的王鹤高，跟他聊学生的艺术特长，以及听障学生学习陶器专业的可行性。很快，两校就达成了意向，并聘请专业人士进行沟通。2009年，特校的陶器专业成立了，2011年向醴陵学校输送了第一批学生。即便这样，侯玉娇觉得自己的任务仍然没结束，因为她为孩子们去醴陵后，与师生的沟通也是一个问题。为此，侯玉娇又陪同这批学生在醴陵住了一个月，就当手语翻译，又教授当地老师手语，直到双方都相对适应，她才回校。

凯天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是株洲一家与环保相关的企业，如今已有残疾人员工40余人，其中大部分都是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。几年前，侯玉娇通过市残联了解到该企业有招聘意向，就找到企业负责人直奔主题，提出学生的就业问题。企业很快接受了学校第一批毕业生，开启了一条专门为听障人组成的流水线，送上了学生后，侯玉娇隔三差五还会去企业看望他们，并与管理层进行交流，在沟通中，侯玉娇了解到有一个叫张强的学生在另一条正常人的流水线上工作，觉得有些不适应，向企业提出换到同学这一组去，遭到拒绝后大发雷霆。侯玉娇找到张强，跟他“手谈”一个多小时，终于说服了他，张强也明白了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岗位和职责，从此继续安心工作。去年年底，凯天环保的年度评比中，这一批听障人团队居然获得了优秀，在业绩上把其他正常人组成的班组甩在了后面，而这个团队的负责人也是侯玉娇她们的学生何玉琴。

她们的学生里还有一批在爱格米特高科技公司，专门做高科技产品的生产。企业待遇还不错，自己也掌握了一些技能，有两名学生开始攒钱，还有攒钱的想法。侯玉娇知道后，劈头盖脸地把他俩训了一通，训完她又给他们出主意，要他们给企业负责人写一封信，好好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今后的打算。

为什么毕业后要参加工作的学生还要考？侯玉娇还是那句话，这些小孩子很聪明，只是跟正常人沟通比较困难，我帮他们就一定要帮，希望能让他们的日子过得顺畅一点。

在侯玉娇口中，学生多大都永远是“小孩子”。她告诉学生兼同事唐亚红和刘磊说：“你们这些小孩子，这两个‘小孩子’已经四十出头，现在他们的学生都一届一考上长沙大学及各地的高校，也送出一批批毕业生成功就业。从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侯玉娇的影子，爱学生，爱教育，做事认真又踏实。这是一种传承。”

侯玉娇32年的特殊教育生涯里，把爱播撒给了最需要关心的残疾儿童，也把最浪漫的青春年华，献给了株洲的特教事业，却从不曾为自己的选择后悔。“这是侯玉娇老师的大爱，这份大爱，会鼓舞更多的株洲特教人砥砺前行！”株洲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朱仙说，选择了特殊教育就选择了艰辛、选择了付出。

孩子们的事情无小事

与侯玉娇师范同学3年，又同事32年的株洲特殊教育学校工会主席张振海评价她：从骨子里真实而又认真。所以不曾做什么，她都能倔强地做到极致，都能打动所有人。

侯玉娇在学校政教处做了10余年，从学生专干到主任，每一届每一个学生她都耳熟能详。

龙简是邵阳人，父亲早逝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，母亲是盲人把他送到株洲特校来的。因为家里忙，母亲还要照顾弟弟，他总是学期末才能回一次家，也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有家长接送。那时，侯玉娇的女儿还小，她就一手抱着女儿，一手牵着龙简，把他送到火车站，买好票送上车。龙简的母亲说，把孩子交给侯老师，放心。

来自炎陵的万园红是个十分乖巧的女孩，前一阵，她发来一段信息，告诉侯老师父亲去世了，而父亲临终前，拉着她的手说，一定要记得照顾侯老师，而侯玉娇却总是说，自己觉得并没有做什么，只是代劳了父母的一些工作，让远隔万里的孩子知道他们不缺爱，也告诉他们要学会关爱。有家长来学校了，她教学生打水给父母洗脚，放假回家，她要求所有学生做力所能及的家务，还参与评奖。这些昔日被视为是“累赘”的孩子，现在居然能帮家里做事了，家长都感激涕零。

侯玉娇坦言，自己的教育生涯就是和这群孩子的成长捆绑在一起的。“小孩子的事情无小事，我也不怕他们犯错，犯了错才能有针对性的纠正，他们才能健康成长。”

特殊教育学校的寄宿生占98%，还有30%的学生周末仍然在校生活。因离家较远和家庭条件所限，不少学生在一个学期里都难以与家长们见面，缺少家人的关心和引导，缺乏自控能力，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一群小淘气，周末无所事事，总要做出一些犯禁的事情，欺负同学、打架、损坏财物，有的甚至逃学离校。违纪事件时有发生，且难以处理，这可以算作特殊学校的特殊“周末现象”了。面对这些屡教不改的小淘气，如何让他们的周末收心，让他们养

给自己划一个“圈”：做一位好老师

32年前，20岁的侯玉娇成了新建校的株洲聋哑学校教师。后来，学校更名为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。

32年，侯玉娇把青春献给了株洲市的特殊教育。

念师范时，侯玉娇的理想是做一名乡村教师，这个理想直至她面临分配都没有改变。在人人都想进城的当口，她毅然正正好来学校为新建的聋哑学校选拔老师。侯玉娇作为优秀学生被推荐到考察组面前，问到志向时，她的回答依旧是“乡村教师”。

侯玉娇说，只有一个最朴素的愿望，来自农村就应该回到生长的土地上去，教更多乡村的孩子。但考察组还是没有舍得放弃这个优等生，从而开启了侯玉娇的特殊教育生涯。

这一干，就是32年，她先后被评为株洲市百优秀教师、株洲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个人、株洲市师德标兵、株洲市核心专家。

2001年9月，她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。

9月7日，记者走进侯玉娇的特殊教育世界，感受她的爱与付出。

当时的聋哑学校才建成，侯玉娇是学校的第一批教师，从未受过特殊教育训练，就到长沙的学校跟班学习。直到学生入校前夕，侯玉娇还茫然无措，咬咬牙对自己说：“别人能教，为什么我不行？”

她给自己划定了一个“圈”，一定要做一个好老师。其实，那时她也不知道好老师的具体定义是什么，只一根筋地想做，把接手的所有事情都做到自己的极致。

学校第一批学生只有4个班，侯玉娇就是4个班主任之一。她带的是3班，18个孩子，最小的刘磊不到6岁，最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。

18个孩子里，有了个不仅仅是聋哑问题，还有多动障碍等，个别家长甚至抱着“甩包袱”的心态把他们送来。因此，他们懵懂又茫然，还有初次离开父母的被遗弃感，几乎每个人都胆怯畏缩。学习需要从头开始，18个残疾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也要全部扛起来，被“甩包袱”的孩子甚至周末都没人来接，班主任就是18个孩子的老师、保姆和妈妈。

不足6岁的刘磊十分顽皮，手上永远都不停歇，在班上各种捣乱，上课就往老师同学身上扔粉笔头，讲道理也不听。

一旦犯错，他就倔强地抓住走廊上的栏杆，任谁也推不动。他只是没想到，侯老师比他还倔，就一直守着他，一遍遍用手语跟他交流，直到他低头。侯玉娇的想法很简单，聋哑孩子更需要习惯养成。

第一年的暑假，刘磊放假回家一个字不写，家长拿他也没办法，假期还没结束，他妈妈提前两天就把他送到学校来了。侯玉娇看着完全空白的暑假作业，就与刘磊妈妈商量好，要上一课“双规”，狠狠地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她当着刘磊的面，严肃地拒绝了刘磊妈妈，说不写作业就不能来上学。当着学校领导的面说，要么就让刘磊转班，要么就换班主任。当6岁的刘磊终于意识到问

题的严重，侯玉娇又同他商量，能不能做一点？只做一半或一小半也行。就这么一次，侯玉娇把刘磊不爱学习的毛病给改过来了。

12年后，刘磊考上了被誉为特殊教育界的“北大”“清华”的长春大学，毕业后又回到株洲特殊教育学校任教。12年里，侯玉娇当了他们的3个班主任，还当了他们近9年的科任老师。

与刘磊同班的唐亚红也有同样的经历。相比刘磊，唐亚红略长几岁，也更懂事一些。唐亚红回忆，那时，侯老师就在学校，但凡他们在，侯老师就在。学校条件有限，那些周末不能回家的孩子都到侯老师家洗澡。春天的周末，侯老师就带着回了家的同学一起上山采茶，然后炒一大盆肉跟大家一起吃，他到现在还记得那盆肉的滋味。有一个叫刘婉文的女同学到了冬天手就生冻疮，肿得跟包子似的，侯老师自己找来药，每天熬好药给刘磊擦手。……手语表达终究是有限的，但唐亚红看侯玉娇时如看妈妈一般的眼神足以证明，对于孩子们而言，侯玉娇一直是妈妈一样的存在。

汤亚平最爱慕刘磊和唐亚红他们能跟侯玉娇天天见面，对于这个“妈妈”，她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依恋。所有学生里，汤亚平最爱慕侯玉娇视频，有时候即使什么也不说，看看侯老师就觉得心安了。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，她事先没有联系，就直奔学校来了，见到侯玉娇就抱着她大哭起来。侯玉娇十分得意，一个劲地擦手语，询问状况。一会儿，汤亚平又破涕为笑了：“就是想她了。”侯玉娇知道，她的这些孩子与正常人的唯一区别就在于，心里话没法顺畅与人沟通，而她可以。哪怕是已经毕业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学生，只要他们有倾诉的需求，她就在。也是这份挂念，让她在这里一待就是32年。